



画室探访
HUA SHI TAN FANG DANG ZHEN DE YI SHU SHI JIE

党震的艺术世界

苏国强 主编 党震 编著

画

室

探

访

HUA SHI TAN FANG DANG ZHEN DE YI SHU SHI JIE

党震的艺术世界

苏国强 主编 党震 编著

责任编辑：苏国强 雷祺竣

书籍设计：苏国强 曹柏光

丛书策划：苏国强

技术编辑：李国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震的艺术世界 / 党震编著. — 武汉 :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3.11

(画室探访)

ISBN 978-7-5394-6448-0

I. ①党… II. ①党… III. ①党震—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3384号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昌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

电 话：(027)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邮政编码：430070

印 刷：武汉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6.25

印 数：3000册

版 次：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目 录

- 我的学画经历 / 4
- 导师的话 / 37
- 党震访谈录 / 38
- 技法展示 / 53
- 水墨人物写生中的造型、笔墨与感受 / 56
- 2011年陕北写生琐记 / 62
- 在朱家峪写生 / 74
- 游走在“边缘”的变革 / 76
- 超现实及其他 / 88
- 静谧遮掩灵魂激荡·解读党震的《灰色寓言》 / 92
- 与隐喻有关·对新作《游园惊梦》的自我辨析 / 95
- 党震艺术年表 / 97

画

室

探

访

HUA SHI TAN FANG DANG ZHEN DE YI SHU SHI JIE

党震的艺术世界

苏国强 主编 党震 编著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我的学画经历 / 4

导师的话 / 37

党震访谈录 / 38

技法展示 / 53

水墨人物写生中的造型、笔墨与感受 / 56

2011年陕北写生琐记 / 62

在朱家峪写生 / 74

游走在“边缘”的变革 / 76

超现实及其他 / 88

静谧遮掩灵魂激荡·解读党震的《灰色寓言》 / 92

与隐喻有关·对新作《游园惊梦》的自我辨析 / 95

党震艺术年表 / 97

我的学画经历

第一章 少年时期

我对绘画的兴趣是源于幼年时期的孤单。我的父亲在济南市里的火柴厂工作，我随母亲在北郊遥墙镇住，她是联中的民办教师。因为母亲要早起去上课，每天早上我都是一个人醒来。那时玩具少，锁在屋里也不会有玩伴，所以很多时间是拿着铅笔头在纸上乱画。那是我最早关于绘画的记忆，好像是画一些飞机、大炮、轮船、军舰之类的东西，应该是有一本单色印刷的书拿来作最初的临摹，并没有留下一张画，但记忆里是安静的快乐，这样的时光是在我三、四岁的年纪。后来与母亲一同回城里，上了小学，父亲常常买来《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连环画，这些便成了我新的临摹范本。关于骑马打仗的“题材”，我一直画了好长时间，甚至于大约在四、五年级的时候画了一张三国名将混战图，是在四开素描纸上画了十多个人，骑着不同颜色的战马，挥舞着各种兵刃，对于此，我个人是颇为得意的，战马的各种动态我都能了如指掌。加上那时收音机里每天定时播放的《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综合起来，我的少年时代仿佛是在关于英雄豪杰、沙场硝烟的古代时空中度过的。我的舅舅徐铭寰是一位擅长花鸟画的画家，他可以说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对于“古代战争题材”他是极力反对的。那时也临摹过《芥子园画传》上的树，常常在周末让舅舅点评指正，这是我认定自己将来会成为画家，并且是国画家的重要因素。我保留了上初中一年级时画的老虎，那是舅舅亲手传授于我的，在当时颇受好评，我对国画的热爱有增无减。后来陆续开始学习素描、水粉画，每周在区文化馆上一次课。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由于比较用功，也能跟上趟儿。那里授课的是山东艺术学院的教授高延军先生，他讲话幽默，我第一次画伏尔泰石膏像时，他说我画得像“北京猿人”。当时很不好意思，回家后父亲特意“花重金”买回来一个伏尔泰石膏像，在我家加倍用功地写生，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画“准”有多难。

我十六岁那年，考入了山东师大附中，那一年的农历九月初



泰黛云起图 纸本设色 174cm x 80cm 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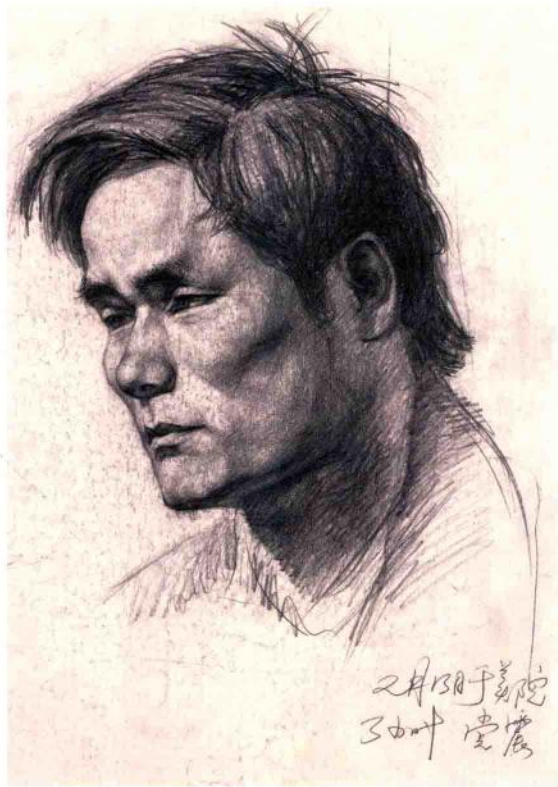


临石涛山水 纸本水墨 25cm x 35cm 1990年



素描人物 纸本铅笔 78cm x 55cm 2009年

九正式拜济南画院康庄先生为师学习国画。康老师是我学画生涯中第一个让我有高山仰止的敬佩之情的老师，他宽厚的人品、深厚的学养与技艺使我受益终生。在康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临摹四王、四僧、唐寅、黄公望等人的山水画，也临摹袁江、袁耀、蓝瑛等人的画。有将近两年多的时间，在每个周末我都会画整个通宵，然后第二天带着去给康老师看。康庄老师讲解山石皴法，树的勾法，云的染法，亲自动手给我做示范、改画，这段时间我有了不少的长进。上高三的时候，自己尝试着画过一些山水创作，有的尺幅很大，常常需要画好几个晚上。有一张是用四张四尺整纸接起来的大画，后来用它交了中央美院初试作业，听说是中央美院国画系历年来最大的一张，也因此在后来的复试中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教我素描的是山艺的陈凤玉老师和历城区文联的李兆彩老师。在陈凤玉老师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感觉”这个词，虽然事隔多年以后我才能领略些微，但当时是犹如醍醐灌顶一般。陈老师从山艺教具科借回真人头骨一个，那晚在她家里我画到十一点多，灯光下陈老师



素描头像 纸本铅笔 53cm x 46cm 1992年

把一个鸡蛋和一个小胶卷盒与头骨放在一起，告诉我理解方与圆的形体关系，当时的情景至今我都无法忘怀。李兆彩老师常在周末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里给我上课，我画的第一张大卫素描长期作业，就是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完成的。光影素描的深入到画需要很大的耐心与整体控制，200瓦灯泡的强光打在白色的大卫石膏像上，我通宵达旦地画，曾经一度眩晕，眼睛看见白茫茫一片。

在考中央美院之前，陈凤玉老师还介绍我认识了中央民族大学的金捷中、周秀清两位老师教我学画。他们是恩爱夫妻也是艺术伴侣，对一个来自山东学画的毛头小伙子，两位老师们以亲人般的耐心与热情给予我帮助。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意笔人物写生就是金捷中先生在新疆画的三十几张原作，那时并不懂得太多的笔墨精要，但依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后来金先生重病，我跑去医院值夜，心中是怀着如对父亲般的情感。时光如流水，一晃快有二十年了。很庆幸在我学画的早期阶段遇到这几位好老师，是他们引导我走上艺术的道路。

第二章 中央美院

中央美院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艺术圣殿，这个概念从我考入美院至今一直都未曾更改过。尤其在一个心怀远大理想抱负的有志于投身艺术事业的小青年心目中，“美院”这两个字是那么金灿灿、沉甸甸。妈妈拿到我的中央美院录取通知书，在楼下操场上高兴地向我呼喊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1992年8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那一年，我十九岁。

那一年，美院共招新生46人（其中三十多人是美院附中的），由于特殊原因，我在军训前一天才赶到北京报到。当时的同学有三人是考过六年的，比我大三岁的大有人在。我在其中几乎是年龄最小的。国画系一年级有大量的时间安排了素描课，文国璋先生负责我们班。那时的素描教学强调以线为主的表现形式，对于结构的理解则要求以灰调子的皴擦表现来体现，基本是借鉴荷尔拜因那种路子。美院的造型训练有优秀的传统，扎实朴素、沉稳厚重的风格一直影响到学生的骨髓里面。至今，我仍然采用木炭起稿的方式画水墨人物，创作也必须用木炭画原大的稿子，使用橡皮反复修改，直到造型满意才肯落墨。这多多少少有些过于“紧”的嫌疑，但正面影响还是远大于副作用的。

我考取的是美院国画系山水工作室，一年级秋天去香山写生，张凭先生、姚哆京先生、李行简先生等都给我们上过课。观察方法与笔墨技法基本上延用了李可染先生的教学体系，反复积墨与渲染，画面呈现一种沉郁厚重的气息。这与当年追随康庄老师的画风与思路是有区别的，但我很快就适应了。那段时光非常美好，每天在香山公园里选景画画，晚上与同学谈到深夜，与我最要好的是范琛， he 现在是赫赫有名的总后空军创作基地的军旅画家了。当时，我们共同研读《石涛画语录》，常常聊到兴起，忘了时间，也有争论不休的时候。二年级我转入水墨人物工作室，给我上课的有姚有多、韩国榛、华其敏、田秀明、李洋、刘庆和、毕建勋等老师。当时正是八五新潮美术尾声阶段，美术领域关于“中学西用”的争论尚未平息，课堂教学虽然按照体制内的思路中规中矩地进行，但课下，同学们之间都对某些“学术问题”有更多新鲜而又尖锐的新思路、新探索。美院的学风严谨而又活泼，整体上讲，那仍然是中国院校美术的黄金时代。夏俊娜、王少伦、雷子人、尹朝阳、蔡志松等许多现在扬名立万的中青年“大



香山写生1 纸本设色 34cm x 47cm 1992年



香山写生2 纸本设色 34cm x 47cm 1992年



香山写生3 纸本设色 27cm x 34cm 1992年



临黄宾虹山水 纸本设色 34cm x 47cm 1992年



素描人物写生 136cm x 68cm 1995年





水墨人物写生 纸本设色 131cm x 58cm 1994年



水墨人物写生 134cm x 63cm 纸本设色 1994年

师”那时都是我同届或前后级的同学，还有像耿乐、乌尔善，后来改行做演员、导演，现在也都是圈子里的名人。美院的青年教师隋建国、刘晓东、于凡、刘庆和等现在都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了。那时他们就住在校内的筒子楼宿舍里，生活条件也都一般，和学生们关系也都非常密切。国画系的老生也常常在晚饭后溜达到教室来和同学们聊天谈话。赶上过新年，系里组织晚会，几张模特台拼起来，摆一些饮料、瓜子什么的，大家聚在一起，老师学生都其乐融融的。还有一次大家合唱“东方之珠”，老师也有唱跑调的，现在回忆起来，是那种

冬日傍晚围在火炉边上的温暖。

美院本科四年给了我的人生一笔巨大的财富，总体来说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严谨治学的态度——姚有多先生曾在我三年级画的一张人物创作前讲评了40分钟，虽然他的论调在当时看来多少已经显得有些老气，（年青人常有的心态与常犯错误，年青气盛听不进老人的话）但回过头来看，单就写生的造型与笔墨结合这一点，他依然是解决了我很多问题。韩国榛先生也曾因为我临摹课不认真临《流民图》（当时我用大量的时间以水墨方式临摹了油画、中世纪壁画以及罗丹的雕塑照片）而面

对面苦口婆心地单独给我说了一个多小时。田黎明老师画水墨人体示范时用木炭起稿子，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反复调整，甚至于手指细节的形状关系都会改上两三遍……我从不反对笔墨纵肆地表现所谓“气韵生动”“笔精墨妙”，但先生们用行动证明了内在法度严谨在美术基础阶段有多么地重要。其次，是综合能力地培养，国画系不同画室不同年级的同学之间相互交流，我从师兄师姐（雷子人、陈贻、全天庆、徐坚伟等）那里看到他们的画案上摆放着中西古今各类书籍，从雕塑、版画、摄影到民间美术、工艺设计……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关于艺术问题的整体修养的提升是大家的共识。刘庆和老师曾讲过“要多看国画之外的东西”，这句话对我的影响极深，由此，我明白创造的产生除了追根溯源深挖传统之外，更要懂得融合变通。再一次，是尊重自然、尊重生活，课堂写生之外，常常有同学在美院周围的胡同、饭馆、发廊里画速写，每年的下乡写生都会出现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作品。除了强大的基本功，美院在创作课的教学中总是把自己亲身体验生活中的最有鲜活生命力的东西摆在第一位。敏锐的感受力是在尊重自然、尊重生活的前提下培养出来的。失去了“真”，艺术的“善与美”显得虚伪浮华，这也许与当时整体社会背景有关，美院老师们的作品卖的并不贵，订单也不太多，学生们也不会忙着办考前班挣钱。据说，现在有些美院学生早已通过办班在望京买了房子。并不是说物质不好（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那个阶段在相对简单清贫的社会环境中，美院从老师到学生都还是把绝大部分精力与热情给了艺术。现在美院规模扩大了，望京是高楼林立的花花世界，老美院更是成为永远的历史，美院的黄金岁月！

第三章 山艺

1996年7月，我从中央美院本科毕业，分配到山东艺术学院师范系（美术教育系）任教，那一年我2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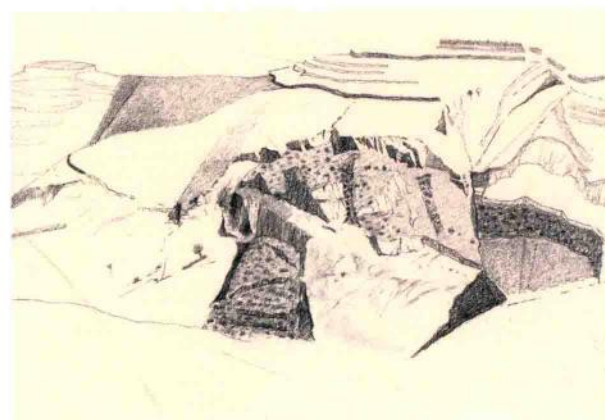
陕北写生 纸本钢笔 25cm x 51cm 1995年



陕北写生 纸本钢笔 25cm x 51cm 1995年



陕北写生 纸本钢笔 25cm x 51cm 1995年



陕北写生 纸本钢笔 38cm x 52cm 1995年



陕北风景速写1 纸本钢笔 25cm x 25cm 1995年



陕北风景速写3 纸本钢笔 25cm x 25cm 1995年



陕北风景速写5 纸本钢笔 25cm x 25cm 1995年

初秋九月，青年得志、意气风发的我在山东艺术学院图书馆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主要作品是我在美院本科四年中的习作与创作，在当时还是颇有轰动效应的。初为人师，班里的学生几乎都比我年龄大，直到工作三年以后才没有学生年长于我。单身生活，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每月420元工资还是够用的。我曾经发誓说等我攒够了十万块钱就什么事也不做了，每天光画画。其实现在的积蓄已远超十几个十万了，但却兑现不了年轻时的誓言。那时住在济南市历城区母亲单位的老房子里，下班后回家冷冷清清一个人，大把的时间除了看VCD就是画画。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我画了一批油画，色彩上不怎么样，但自己当时画得十分投入。也常常约了学生来家画肖像，素描与色粉综合着画。那一时期的作品整体上有种清冷孤寂的感觉，大体是和恋爱与失恋有关的一些个人小情趣。绘画语言不成熟，题材与意境也错综复杂、毫无定式。离开美院回到故乡，可内心却有点像离家的孩子，找不着方向。也没有太多朋友可以交流，常常一个人画到深更半夜，然后胡乱喝点啤酒，看个毛片什么的，就昏然睡去。父亲给我一辆摩托车，红色本田90挂档的，我每天骑着它往返于文化东路山艺老校与洪楼历城三中宿舍之间，偶尔也去王官庄赵勇老师的美术班代代课什么的。那时考前班我的学生张富军、曲巍巍、赵丽娜等人，后来都陆续考取了央美、清华等美术院校，现在也都是国画界的新星了。后来自己办美术班，再后来与山艺同事赵旻合作办班，学生人数最多时有400多人，是济南美术班里有名的。教考前班的岁月差不多延续了将近十年，这期间画了数以千计的素描头像、石膏像，也出版过一些辅导书。就在前几日还有朋友从旧书摊淘回那时编的没有书号的《党震速写集》。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白费的工夫”这句话是对的。曾经有一个阶段，因为写实素描画多了，总感觉创作中的人物造型放不开手脚，品味也流于一般，似乎扎实的基本功在这里成了前进的障碍，曾深为此苦恼。后来渐渐明白，当你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时，问题反而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抽象、具象、写实、写意……原本看似对立的东西，终会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2000年6月我与许月结婚，两年后女儿党悦嘉出生，这期间开始画以陕北黄土高原为题材的彩墨风景。我第一次去米脂是在1995年6月上本科三年级时，后来带着山艺学生在1997年11月第二次去，住在米脂县，结识当地村民杨东山大哥一家人，就此与陕北结下不解之缘。屈指算来，我已先后

